

继《藏地密码》之后
重庆出版集团再推“密码”巨作

长篇写实小说

THE MOSUO CODE

阿黛 著

摩梭密码

神秘的泸沽湖畔，原始的母系氏族，浪漫的走婚习俗，每一个符号都将成为本书的流行密码。

摩梭密码

神秘的泸沽湖畔，原始的母系氏族，浪漫的走婚习俗，每一个符号都将成为本书的流行密码。

阿黛 著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摩梭密码 / 阿黛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7
ISBN 978-7-229-00824-6

I. 摩… II. 阿… III. 纳西族—民族文化—中国
IV. K28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5259 号

摩梭密码 MOSUO MIMA

阿 黛 著

出 版 人: 罗小卫

责任编辑: 甘文萍

封面设计: 唐小慧

版式设计: 陈海鹰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 400016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发行 <http://www.21txbook.com>

重庆市渝中区双钢路 3 号科协大厦 14 楼 邮政编码: 40001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680mm×990mm 1/16 印张: 18.25 字数: 350 千

版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9-00824-6

定价: 2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重庆市天下图书有限责任公司调换: 023-6365895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摩梭人称谓

阿 普——祖 父

阿 乌——舅舅或爸爸,小说中多指舅舅。

阿咪直——大妈妈(小说中相当于汉语的大姨妈)

阿咪吉——小妈妈(小说中相当于汉语的小姨妈)

阿 日——祖 母

阿 咪——妈 妈

阿乌直——大舅舅

阿乌吉——小舅舅

主要人物简介

阿匹札石:男主人公,永宁总管,摩梭民族领袖。英俊,果敢,睿智,有勇有谋,博学多才,广交各界朋友。解放后担任宁蒗县副县长。

卓 玛:女主人公,出身倮子(娃子),一生多情、多难。对生活、未来充满激情与向往,与多舛的命运不断抗争。解放后当选为宁蒗县妇联主任,后来被叛匪枪杀。

扎 西:卓玛的阿夏之一,贵卡,传说家中有“盖”而受歧视,常与大自然为伴。后来参军,解放后当选为宁蒗县副县长。

车拉姆:贵卡,妖艳,叛逆,敢爱敢恨,被土司套上枷木游村示众。后为宁蒗彝族自治县妇女干部。

斯格木:卓玛的阿夏之一,贵卡,总管阿匹札石的卫兵中队长,帅气,为人圆通。解放后当选为宁蒗县人民检察院副院长。

独 支:卓玛之弟,倮子,聪明、机警,从小憎恨、捉弄恶人,后为宁蒗彝族自治县公安局副局长。

阿 日:卓玛的祖母,倮子,勤劳善良,有韧性,面对困难不低头、不折腰,典型的摩梭女当家人。

刘浩然:国民党某团团长,后来投奔共产党,为实现宁蒗和平解放,做了许多宣传工作。

益 史:卓玛的舅舅,倮子,勤劳,性格火爆,惨死关卡。

达珠玛:卓玛的母亲,倮子,织布能手。勤劳、贤惠、能干、任劳任怨。为了真爱,一生不再走婚。

给左多吉:总管家族,卫兵中队长,总管府马锅头,是个专横跋扈、天不怕地不怕之人。解放后担任宁蒗县公安局局长。

阿匹鲁若土司:永宁最高统治者,但由于不理朝政,只顾吃喝玩乐,所以后来女儿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大权,全部旁落于阿匹札石手中,他则成了傀儡土司,十足的享乐派,后来,英年早逝。

丹 都:卓玛之哥,俾子,英俊、机智,常年跑马帮,与多名女子走婚。

堪布纳若:永宁扎美寺宗教领袖,思想保守、顽固,抵触共产党。

阿龙布:永宁扎美寺新任堪布,土司之弟,与嫂嫂偷偷走婚,险些丧命。

阿珂宾玛:总管阿匹札石的太太,聪明、能干、贤淑。为阻止总管与别的女子走婚,煞费苦心。

阿珂格若:贵卡,总管之妾。贤惠,能干。

阿珂拉措:总管之妾,年轻漂亮,早逝。

阿珂拉姆:土司太太,能干、贤惠,被土司冷落,与土司弟弟偷偷走婚。

阿珂娜珠:土司太太,年轻美丽,活泼开朗,政治联姻的牺牲品。

阿甲车:没落司匹,有智慧,与总管明争暗斗。

贺国光:国民党警备司令,企图拉拢阿匹札石联手反共,遭到阿匹札石的严词拒绝。

葫芦哈:四川大奴隶主,对共产党不满,小凉山叛乱发动者之一。

杨旦史:浪荡公子,抵触共产党,后参与叛乱,惨败后饮弹自尽。

阿拉格:阿甲车之弟,没落司匹,思想顽固、守旧,抵触共产党,后参与叛乱被抓捕。

尼 玛:土司府二管家,为人狡猾,被土司打出府上,后参与叛乱,失败后自尽。

修 巴:土司府一小官人,仗势欺人。后死于叛乱。

摩梭语注释

司 匹——贵族,封建领主,处于社会最高层

阿 匹——贵族男子的尊称

冉巴拉——灶神

袁罗夫——我爱你

阿 夏——伴侣

俾 子——娃子,处于社会最底层,为封建主服劳没

堪 布——藏传佛教中仅次于活佛的高级僧侣(宗教最高长官)

锅 庄——正房里灶神像前的凹顶装置,用来向灶神和摩梭祖先敬献祭品

半 开——民国时期云南地方政府发行的硬币,两元半开抵“袁大头”银元 1 元

饵 块——摩梭人用来招待客人的一种食品,类似粑粑

白 监——关押一般犯人的监狱

黑 监——关押重罪犯的监狱。此类罪犯拿不出足够的钱财赎身,贵卡将被下降为俾子,终身为奴

玛尼堆——一种用石块垒成、呈上小下大阶梯状的祭坛。这些石块上大都刻有六字真言、慧眼、神像造像、吉祥图案等

拨窝垮——骂人的话,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猪头”之意

贵 卡——百姓,不用为封建主服劳没

阿 珂——贵族太太的尊称

根 骨——后代

者 耶——是

马锅头——马帮头领

第一章 格姆女神 /1

格姆女神美丽而多情，她不仅与附近的许多男山神有阿夏关系，而且与远方的男山神也有密切交往。有天晚上，一个远方的男山神来看她，正好碰见她与附近的一个男山神在一起。远方男山神气得掉转马头就走了。马的嘶鸣声惊动了女神，等她追过去时，只看到山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印。眼看天就要亮了，女神蹲在马蹄印边伤心地哭起来，眼泪很快滴满了马蹄印，最后就变成了泸沽湖。

第二章 秘密走婚 /44

一个黑影闪到卓玛家的大院门口。他迅速拔出腰刀，用刀尖从门缝里一点点地拨门闩，终于拨开了。黑影轻手轻脚地溜进大门，虚晃一下，狗立刻叫起来。这个小伙子究竟是谁呢？这么真诚，还这么执著。“是他！一定是他！”卓玛欣喜若狂，冲向花楼门，不顾一切地拉开了门。

第三章 茶马古道 /85

马帮钻进原始森林。森林里到处躺着长满青苔的朽木。一棵棵苍劲的青松、冷杉拔地而起。一缕缕斜阳静静地倾射在树干和朽木上，投下斑驳的影子。越往里走，越幽暗如晦。快到对方帐篷了，对方的人见状，个个抓起枪，枪口齐刷刷对准马锅头给左多吉和格桑小活佛。阿匹札石的呼吸就快停止了。突然，一梭子弹扫射了出来。

第四章 荒诞婚礼 /105

土司的婚礼如期举行。永宁西北方和东方都传来了欢快的唢呐声，两路送亲的人马越来越近了。两位新娘几乎同时掀开大红盖头，怒目相视。两个新娘谁先踏进土司府大门，将直接决定她在土司府的地位。两路送亲人各为其主，吵吵嚷嚷同时挤进了土司府。



第五章 摩梭劫难 /149

车拉姆活跃在外来商人和马帮之中。她不仅自己做他们的阿夏,接受商人、马帮馈赠的钱物,还想方设法把村里村外的妇女也找来,跟外乡男子过夜。没多久,一场浩劫开始了。梅毒,在那个无医无药、十分封闭的女儿国,像瘟疫一样,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一对对阿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的阿夏关系面临最后的毁灭与涅槃……

第六章 扎西复活 /189

已经成为“马连长”的扎西刚来到魂牵梦绕的花楼前,窗口微弱的光亮就灭了。他注视着小小的花楼,忽然觉得这里是如此陌生,又是如此亲近。卓玛的双手捧着扎西的脸,噙满泪花的双眼紧紧盯着他,扎西一把将伤心的卓玛拥进怀里,抱着她上了马背,飞奔而去。

第七章 身世之谜 /232

达珠玛的话就像一把锋利的尖刀,同时刺伤了阿匹札石和卓玛的心。卓玛哭了。她那哭泣的脸庞让他的心好痛,他无法忍受卓玛就是自己亲妹妹的事实。卓玛羞得无地自容,双手紧紧捂住脸。阿匹札石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踉踉跄跄地逃出别墅,他的神经几乎被彻底扯断。

第八章 卓玛之死 /260

快到卫生所门口,卓玛放下担架,刚直起腰,就瞅见一个黑糊糊的枪口正瞄准担架上的排长。卓玛不顾一切扑向担架。斯格木紧紧抱着卓玛温热的身体,泪珠顺着紧咬的嘴唇流了下来,滴落在卓玛的胸口上,与她温热的鲜血掺和在一起。格姆女神为她悲泪,母亲湖为她悲歌!女儿国笼罩在一片悲凉与凄苦之中。

第一章 格姆女神

格姆女神美丽而多情，她不仅与附近的许多男山神有阿夏关系，而且与远方的男山神也有密切交往。有天晚上，一个远方的男山神来看她，正好碰见她与附近的一个男山神在一起，远方男山神气得掉转马头就走了。马的嘶鸣声惊动了女神，等她追过去时，只看到山脚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马蹄印。眼看天就要亮了，女神蹲在马蹄印边伤心地哭起来，眼泪很快滴满了马蹄印，最后就变成了泸沽湖。

1. 噩 梦

春节！

天蓝得令人沉醉。絮絮的白云，飘忽在女儿国上空。一片白云像格姆女神透明的薄纱腰带，一半飘在天际，一半缠绕着格姆女神山山腰。一只猪槽船悠悠地漂在高原湖泊——泸沽湖湖心。金色的余晖尽情地渲染着红土高原之巅的女儿国。千百年来，泸沽湖水晶一样深蓝的湖水，养育着世上罕见的母系氏族。元朝称这个母系氏族为摩沙或么些，明朝称磨西或么西，清朝称摩娑或摩挲。“摩梭”一名，最早见于《后汉书》。摩梭人的祖先是游牧民，他们来到这块被群山环抱的天然盆地，发现这里水清草绿，就不再走了。这块盆地就是永宁，古称“女儿国”，山里的摩梭人难得出去，山外的人也很难进得来。摩梭人便世代生活在这世外桃源，家族世系，母女代代相传。

晚霞把天边染得一片彤红，倒映在清澈透明的泸沽湖里，把湖水染成一片金黄，像是点燃了摩梭人火一样的激情。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几个小岛漂浮在湖面，静悄悄的。夜幕降临，土司府大院里，熊熊的篝火燃烧起来，清脆悦耳的笛声响起来。

打跳开始了。在女儿国，每年也只有春节、转山节等这种特殊的节日里，司匹、责卡和俾子之间才没有等级差别，大家可以一起手拉手跳舞狂欢。

篝火映着司匹们神情自得的面孔，照耀着责卡和俾子愉悦的心房。

笛声在丹都颇长的指间轻轻流淌，穿过永宁坝子，穿越格姆女神山，飘向泸沽湖。

吹笛领舞的丹都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他的竹笛上，飘舞着两尺红绸缎，那是阿匹鲁若土司特地赏赐给他的。丹都的身后，男男女女五指交叉，手拉着手，面向噼啪燃烧着的篝火，围成一个大圆圈。阿匹鲁若土司夹杂在欢乐的人群中，跳起了摩梭人特有的甲搓舞，舞动的人群如同一条滚动的巨龙游弋着。

跳舞的人群里，一个小巧玲珑且富有韵味的女孩儿，成了众男子追逐的焦点。她清秀红润的脸蛋上，镶嵌着一对灵动的眸子。一张樱桃小嘴，如含苞待放的

花朵,娇艳欲滴。她笑起来露出了珍珠般的牙齿,嘴角两边两个深深的小酒窝里像盛满了迷魂汤,不知迷倒了多少摩梭汉子。她上着一件白色土布衣裳,尽管显得有些旧,但很洁净;腰间紧紧束着根腰带,恰到好处地勾勒出了青春少女的美妙曲线;用青丝线做成的长发辫,在她的胸前飘来荡去,煞是好看;麻布大摆裙也跟着她轻舞飞扬。

“她可真是绝色美人啊!泸沽湖畔没有哪个女人像她这样漂亮过。”有个高个男子舔着嘴说。

都说,男人的眼睛有剧毒,还是娘胎带的,这好像一点不假。滚动的“巨龙”里,有三个汉人模样的男人,他们的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少女圆润饱满的胸脯。那个高一点、枯瘦如柴的汉族男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自言自语道:“真他娘的美啊!”

“怎么?你这老牛又想啃嫩草了?”看上去有些先天营养不良的瘦小个儿齜着黄牙,邪邪地打趣着高个子。三人对那女孩早已垂涎三尺,恨不能用眼睛的力量就能将少女扒得一丝不挂。

“她虽然只有十五岁,但已经很有些成熟女人的韵味了。”斯格木咂了咂嘴,目光紧随那个轻歌曼舞的少女移动。这一刻,他清楚地明白,自己已经喜欢上她了。斯格木是那种怎么晒也晒不黑的摩梭汉子。在紫外线很强的红土高原,能保持像他这样白净面容的男子,实不多见。他那亮黑的头发,根根直立,一双圆圆的眼睛,敏锐而犀利。他的肩膀是圆滚滚的,壮实得像个角斗士。有副好身板的斯格木是阿匹札石总管的卫兵中队长。

围观的人群里,还有一个男子的视线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飘逸轻盈的女孩儿。虽然这是个完全打破了等级制度的夜晚,但他仍然不能跟大家手拉手跳舞,因为在谈“蛊”色变的摩梭人心中,“蛊”是一个亘古不变的恶魔,他就是那个被传说家中有“蛊”的帅气男孩——扎西。古铜色的肌肤给少言寡语的他平添了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

这个娇艳如花的女孩儿,名叫卓玛,打十三岁举行了成丁礼,就成为了土司府里从事田间劳动的外俾子。那个吹笛手丹都是她的哥哥,也是土司府的外俾子。

等卓玛旋转过来,斯格木大踏步凑到卓玛身边,拉着她的手旋转,不时地瞟上卓玛一眼:“你真美!”跳着笑着,他抠了抠卓玛的手心,向心爱的人儿传递着爱的信息。卓玛羞涩地把头扭向一边,不敢正视他那喷火的眼睛。

眼睁睁看着别的男人牵着自己心仪的姑娘跳了一曲又一曲，扎西恨不能立马冲上去，将卓玛拥进自己的怀里。可是，可是他像被人用钉子牢牢钉在了地板上一样，一动不动。众目睽睽之下，他只能远远地瞅着，不能上去碰她，哪怕一下。

都是“蛊毒”惹的祸。

几曲下来，内急的卓玛悄悄溜进土司府后院。她起身提裙子的一刹那，神不知鬼不觉地窜出几个黑影，架着她的胳膊就将她往僻静处拖。卓玛吓得尖叫了一声，她的嘴立刻被一团臭烘烘的东西堵住了。他们把她架到围墙根的一棵大树下，疯狂地撕扯她的衣裙。她拼命地用脚蹬地，嘴里发出唔唔的声音。黑暗中有人抡起了有力的臂膀，啪啪啪地响过后，卓玛只感觉脸庞火辣辣、焦灼灼地疼痛起来。

卓玛惊恐万状。她的双手和双腿被人摁住，动弹不得。她觉得胸口火烧火燎的。很快，有只手在她身上乱摸起来，粗暴地揉搓着她的双乳。

“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卓玛在心底挣扎，呼喊，她的嘴被堵得好难受，嗓子干得快冒青烟。呼吸极度困难的卓玛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天啦！”卓玛心想，“难道我就这么死去吗？我还没有报答阿咪的养育之恩，就这样荒唐地死去，悲惨地死去？”可眼下这一切的罪恶都还没停下来，卓玛分明感觉到有个人用下体在她的两腿中间乱蹭起来。他顶入了她的体内，她感到一阵震颤，痛楚瞬间传遍了全身。

卓玛几乎处于迷蒙状态，但双腿之间的剧烈疼痛，又使她很快恢复了知觉。她听见两个男子焦急的声音压得很低：“你他娘的快点啊！你一个人比我们两个人整的时间还长。要是让人撞见了，全他妈完蛋！”另一个说：“大哥，我们走吧，让他一个人慢慢整。”说完，那两个男子一溜烟逃得无影无踪。卓玛这才意识到，还有一个男子正压在自己身上蹭来蹭去，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他颤动了几下，从她身上慌乱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往后院逃去。

这时，卓玛感到一阵天旋地转，黑漆漆的天空，像一口大锅朝她扣下来，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用力拔掉嘴里的堵塞物，使尽全身力气终于喊出了三个字：“救命啊！”

卓玛的呼救声吓得那个人仓皇逃窜。一个趑趄，那人与刚跨进后院的扎西撞了个满怀。“哪个？”扎西觉得有点不对劲，便问道。情急之下，那人想翻墙。斯格木也来了，二人追了上去。土司府的围墙很高，还盖有瓦片，他翻不出去，便围着墙根跑。

一棵大树挡住了他的去路。扎西冲上来一把揪住他。旁边传来呜呜的抽泣声。扎西的心猛地抽搐了一下,将“黑影”交给斯格木。扎西寻声搜索过来,这才发现瘫倒在地瑟瑟发抖的,正是那个轻盈飘逸的女子。扎西顿时明白刚才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他像咆哮的雄狮,嗷嗷叫着冲进大院,一把将那人推翻在地,抓起他就是一阵拳打脚踢,打得那人满地找牙。可这似乎还没解气,他又将那人一把抓起来,再重重地放下去,压到自己的身下,对着他的脸部进行一阵左右开弓的打击,打得那人鼻青脸肿,鬼哭狼嚎般地哭爹喊娘。那人就是跳舞时乱放电的高个子男人。

在场的人无不惊叹道:“平时蔫不拉唧的一个人,今晚黑咋个那么大的火?”

打累了,扎西停住手,指着躺在地上装死的男子,半晌才挤出几个字:“他,他是个畜生!卓玛被他……”斯格木盯着那男子敞开的裤门,脑袋轰的一声:“卓玛她?卓玛!”

还在看热闹的丹都这才醒过神来,他扔掉笛子,一把揪住男子的衣领,咬牙切齿地问道:“你个烂人把我家妹妹咋个了?”只见他拳头一挥,打得男子的鼻血一下喷涌而出。男子挨不住了,终于供出了两个同谋:他们是宁蒗国民党设治局局长王松涛派来维护永宁秩序的国民党士兵。

卓玛被伙伴车拉姆、宗秋雨搀扶着,步履蹒跚地离开了森严的土司府。看着卓玛披头散发、满身污渍艰难离去的背影,扎西觉得心里有千把刀子在剜。

“这种丑事居然发生在我的府上,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一向性情温和的阿匹鲁若土司勃然大怒,“哪个要是逮住那两个烂人,给我朝死里整!”

小伙子们一边狂怒地吼道:“打死烂人!打死烂人!”一边蜂拥地涌出土司府。

土司府坐落在泸沽湖与开基河之间。这个叫忠实村的小村子,正因为有了土司衙门的威严,才在不知多少代摩梭人的心目中有着一不可掂量的分量。土司府建筑高大,走马廊式,雕梁画柱,门窗银镂,绘有壁画。大门横额写有“望重西陲”四个大字。土司衙门的入口处,两棵高大的荚豆树,苍劲挺拔。寒风袭来,残败的枝条摇曳着,树叶发出摩摩挲挲的响声,清脆悦耳。

衙门前有一照壁,上面画有麒麟望月的图景。南边正对大门的,是末代土司阿匹鲁若的三重公堂,雕龙画凤,飞舞其中,仿佛帝王的金宫玉殿。大堂的正中,是土司的蛟椅,椅子用狐皮精心铺垫而成,摸上去很柔软。大堂旁边的刑具房里,

存放着铁链、枷锁和木棒等刑具。寒风袭来,铁链子稀里哗啦乱响一通,令人不寒而栗。三堂的北面是经堂,再往北便是阿匹鲁若土司的卧寝大院,典型的坐南朝北摩梭四合院。

土司是女儿国的最高统治者,下设总管一名,把事数名。总管管理土司辖区内的一切大小事务,掌握政治、军事、法令等大权。把事相当于副总管,协助总管办理各项事务。把事之下设有数名司爷,土司署内还专门设有管理生产的官人。

大年三十清晨,几十号家奴忙着炖牛排,煮猪膘,呼前忙后,穿梭于庭院之间。

下午,女儿国总管阿匹札石、扎美寺住持堪布纳若、杨把事,还有土司府的二十四官人,陪同阿匹鲁若土司、鲁若的阿咪尔车玛及其家人叩拜完城隍庙后,回到土司府,准备叩拜关公。大堂中间两张桌子上摆满了糖果、酒、肉。阿匹鲁若土司一行人刚跨进大堂,鞭炮便噼里啪啦响了起来。三堂正中供奉着关公的巨幅画像。画中的关公骑在马背上,显得威严而神圣。土司跪拜在三堂的正中,其余的依次跪拜于后,向着关公像毕恭毕敬地磕着头。他们的心,绝对虔诚的。

忽然,一盏酥油灯忽闪了几下,灭了。尔车玛的心猛地咯噔了一下,阿匹鲁若的脸上也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忧虑。

叩拜完毕,大家开始吃团圆饭。阿匹鲁若一进餐厅,立刻被一股热气包围。热气中弥漫着花香、肉味和香菇味,碟子中龙虾那红红的爪子直伸到碟子外。阿匹札石总管在阿匹鲁若土司的耳边低语了几句,然后举起酒杯,向大家敬酒:“各位,我有事先告辞了。大家继续继续,一定要尽兴哦。”说完便匆匆离去。

摩梭阿咪亲手酿造的苏里玛酒、咣当酒,在席间流淌,觥筹交错。欢声笑语之间,啪的一声脆响,一只汉白玉似的小碗一下扑向坚硬的地面。精美的碎片撒了一地,油腻的汤渍溅得桌布上、墙上到处都是。尔车玛的脸上立刻阴云密布,她最忌讳在这样的日子里打碎东西。

可偏偏在这守岁的夜晚,白天那些不祥的征兆得到了应验。“难道来年真的躲不过这些灾难吗?”尔车玛想得心惊肉跳起来。她急步来到经堂,扑通一声跪下,合掌叩头,闭目祈祷:“佛祖在上!格姆女神啊,您可千万不要降罪啊!一定要保佑我们平安吉祥,平安吉祥!”

总管府里,阿匹札石与家眷、家奴们欢聚一堂。这是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府邸,其中的雕刻颇具匠心。府邸里原来就有不少百年古树,府邸的窗户鳞次栉比,从阿

匹札石的父亲老总管那一代开始,府上就宾客盈门,奴仆成群了。

具有女儿国最高权力象征的土司府与总管府在格姆女神山下遥相呼应。

在这个欢天喜地的夜晚,卓玛家的火塘里,火苗呼呼地往上蹿,把神龛里的神像映照得闪闪发亮,神像是用泥塑成的图像,上面绘有日、月、星辰、火、海螺、金银元宝和猪等图案。这就是卓玛家的冉巴拉——灶神,一个很神圣的地方。

火塘边依次坐着卓玛的阿日,她正笑咪咪地转着经筒;阿日下方是卓玛的阿咪吉优贞,优贞共有五个孩子,他们分别是:丹都、依茹、生农、独支和另外一个不知名的小妹,她的怀里滚着个男娃独支,优贞忍不住亲了独支一口,嘴里哼哼着:“我的娃呀,快长大吧……”火塘左边的最上端坐着卓玛的瞎子阿普,下面依次坐着卓玛的阿乌直益史、阿乌吉诺布喇嘛。生农和小妹依茹嗑着瓜子,嘻嘻哈哈地在房里打转儿。卓玛的阿咪达珠玛打好酥油茶,并将第一碗酥油茶双手递给了瞎子阿普。

阿匹鲁若土司一声令下,斯格木立刻吹响了牛角号。邻近几个村的小伙子听见号声,纷纷提着砍刀、棍棒,举着火把从四面八方涌向土司府。

两个国民党士兵逃得无影无踪。还是斯格木见识多,说道:“我听说他们住在皮匠街。抄近路!”

“噉——!噉——!”愤怒的吼声此起彼伏,打破了永宁坝子的宁静,惊扰了喜气洋洋的格姆女神。

益史追了上来,忙问:“出啥事了?”

“你还不晓得哟?你家卓玛被烂人……那个了,还是三个!”

“啥?三个烂人?”益史紧握木棒子,猛地一下窜了出去。

众人很快追到八奇村,斯格木发现一个瘦小黑影正往左边山上跑。前面还有个逃窜的黑影快跑到开基桥了。“丹都,你和你阿乌直带人追前面那个烂人,其余的跟我上山!”

斯格木一行人追到半山腰,只见那人想钻进树林。斯格木厉声喝道:“站住!再跑老子就开枪了!”可矮个子不听,继续绕着山腰不要命地跑。斯格木端起卡宾枪,砰砰两响,矮个子倒下了。

火把齐聚过来。斯格木小心翼翼将矮个子翻过来,只见他啃了一嘴的红土,衣服散开着,裤裆门也没来得及关。他发疯似的朝敞开的裤裆又是砰砰两枪。

另一路的丹都一帮人穷追不舍，扎西跑在最前面。那人见石块、木棒不停地向他砸过去，一下慌不择路，扑通一声跳进了冰冷刺骨的开基河。

土司府里押着两个烂人。

一天，土司卫兵库若慌慌张张来到正房：“报——！阿匹，不好了！有帮人背着枪朝土司府冲来了！”

“哦？你看清楚了，他们是冲着土司府来的？这下该咋个办？咋个办？”阿匹鲁若土司一下感到措手不及，面如土色。

土司府大管家茨尔披措立即去见尔车玛，镇静地说：“看来他们来者不善！不如先让阿匹避一避吧。”尔车玛会意地点了点头。

茨尔披措是个遇事不惊之人，五十多岁。从他那高大的块头，足可见当年他身材的挺拔健美。只是他现在有些发胖，但一点也不显得衰老。他的笑声始终那么爽朗，走起路来也噌噌作响。他应该称得上是个心地善良之人，但是由于多年深居土司府这样一座令摩梭人神往的豪华深宅中，他对无钱无势的司匹，决不肯平等相待。

外面已传来国民党士兵喧嚣的声音。

尔车玛吩咐在土司府当差的甲布瓦：“快！让阿匹鲁若藏起来！”

阿匹鲁若面带难色，说：“我走了您怎么办？”尔车玛焦急地说：“他们是冲你来的，又能拿我咋样？快藏起来，不管发生啥事，都不许出来！”

尔车玛又吩咐在土司府当差的库若：“快去叫阿匹札石！”

大管家茨尔披措吩咐二管家尼玛：“迅速召集卫兵，准备战斗！”

很快，门外齐刷刷站了几十个荷枪实弹的土司护卫兵。

国民党士兵个个背着枪，来到土司府跟前，哼哼唧唧地骂着。一个长官模样的人，欲闯进土司府，被门口的护卫兵“刷”地站成一字形挡在了外面。长官不耐烦了，指着护卫兵大声嚷嚷：“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打死打伤我的士兵不说，居然还对我这么不友好？快把你们土司找来，我要见他！”

“哎哟喂——是哪个在我的府上指手画脚，大声放屁还不晓得羞耻？啊——？吃了豹子胆了？”

听到声音，护卫兵的队列又由一字形分列成了八字形，站在虚掩的大门两边。尔车玛的声音刚传出来，她人就已经来到了衙门口。她知道那位国民党官员

就在门外,但她并不急着去见他,而是将背慢腾腾地靠在大门框上,再缓缓抬起右腿挑在门槛上,低头拉了拉衣角。侍女立刻弯下腰,替她整理长长的百褶裙。

土司府里里外外围观的人群都屏住了呼吸,等待着一出“好戏”的上演。

尔车玛慢悠悠地演完了开场白,这才回过神虚张声势起来:“哎呀呀——!原来是国民党的官爷来了呀?咋个不事先差个人前来通报一声呢?你看多不凑巧啊,我家鲁若有事出去了。”

尔车玛的声音还没落地,人便已站在了国民党官员的面前,她那肉乎乎的双手叉在腰间,又挨个审视着眼前这一张张紧绷的脸。

令国民党官员惊奇的是,这么个胖墩墩、慈眉善目的老妇人,此刻看上去居然那么像一头咧着利齿的母老虎。他的脑子里立刻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幕:昨天,他的士兵去吉布山狩猎,被一个老妇人骂得狗血淋头:“这座山是我家的神山,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动不得砍不得的。要是责卡敢砍伐吉布山林或者打猎,统统降为俾子!”士兵们硬是被她撵得屁滚尿流地跑了。

“莫非就是她了?”在国民党官员眼里,她的长相和态度都让他反胃。

国民党官员自然有所不知,这个老妇人并非等闲之辈。尽管她出生于左所那个只有千户百姓的土司家族,但她也算得上是个见过世面的女人。

国民党官员并不想答理老妇人。他将头扭向围观的人群:“是谁叫人打死我的士兵的?”

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

就在国民党官员想要爆发的时候,那两个烂人被押了出来。平静的人群里忽然冒出一个声音来:“土司叫我们打的!你问问他们都干了啥缺德事?”

国民党官员并不示弱,又转向衙门口:“看样子老太太是不欢迎我们进去了?我可告诉您,是您让土司自己出来呢,还是让我们进去把他给请出来?”

尔车玛突然收起笑容,厉声呵斥道:“今晚黑你们要是敢闯进我的府邸,定叫你们有进无出!”

国民党官员气得干瞪眼。忽然,他拔出手枪一挥:“给我搜!”

国民党士兵迅速散开,将土司府包围起来。

土司护卫兵的队形瞬间又由八字形站成了密集的一字形,挡在土司府大门口。

一直冷眼观战的大管家茨尔披措赶忙拦住国民党官员,客客气气地点着头说:“长官息怒,长官息怒!有啥事您慢慢说,咱们好商量,都是自己人,自己人嘛。”

土司府外,围观的人们义愤填膺:

“你们没有母亲,没有姐妹吗?你们也这样不尊重自己的母亲、侮辱自己的姐妹吗?”

“你们跑来欺负我们,算啥好汉?”

“你们这些伤天害理的东西。快滚蛋吧!”

国民党官员自觉理亏,又不想太失面子,便举枪朝天空“砰砰砰”连放了几枪。枪声再次打破了永宁坝子的宁静。

国民党官员没好气地吼道:“这老太太欺人太甚!今天我不给她点颜色瞧瞧,她就不知道我的厉害!”

空气里顿时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

“谁这么厉害啊?”说话的人还没下马,他阳刚而富有磁性的声音便先传了过来。国民党官员和围观者的目光刷地一下齐聚了过去。

来者是个干练清瘦的高个子年轻人。他身披一件狐皮大衣,脚蹬一双闪亮的高筒皮靴。话音刚落,人已经来到土司衙门前,向一脸怒气的国民党官员热情地伸出双手:“想必这位就是国民党设治局派来的于遥冲长官吧?前两天就听说您要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为我们保驾护航,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请赎罪,鄙人不知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这都是我的不是,若要问罪,就冲我来吧!”

于遥冲早就有所耳闻,永宁有个足智多谋、智勇双全的年轻总管。来者快言快语,浑身是胆,还操一口流利的汉话,他想他一定就是那个人了。于遥冲只好将手枪插进腰间,然后很不情愿地伸出手与对方握手问候。

此人为何方神仙?他正是尔车玛搬来的救兵——女儿国总管阿匹札石。

当他听到卓玛被轮奸的消息,气得一把揪住库若的衣裳:“你们都干啥去了?啊?”他骑上快马“小飞机”,朝土司府狂奔。一路上,满脑子都是卓玛的身影:几天前,他还看到她背着柴禾,从山上飘飘扬扬地“飞”下来,他静静地欣赏着她,发现她身上的一切都是那样恰到好处。那略微卷曲的褐色长发自然地垂在那张清秀的脸庞上,她天使般的眼睛明亮清澈,看上去无比纯洁。她的脸端庄、甜美,善于表情,笑得温存、楚楚动人。在他眼里,她纯洁与天使般的微笑,构成了她永恒的生命。